小余太秦长城坐落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小余太镇，横亘在阴山山脉色尔腾山（查石太山）马鬃山段的北坡，扼守河套平原通往漠北草原的山地隘口。这一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干旱少雨，寒暑悬殊，群山连绵，沟壑纵横，天然构成一道地理屏障。古人正是借这山河形胜，垒石筑墙，因险设塞。

小余太秦长城

石垒阴山两千载

1 保存完好的一段秦长城

出内蒙古五原县城往东北，先是平展展的葵花地和玉米地，一垄一垄退到车后去；走着走着，阴山像一道灰黑色的墙横在前头。五原这个县名，取的是汉代五原郡的旧称。两千多年前，汉家的使者、军队、商队，都从“五原塞”出入。

进入乌拉特前旗，先是大余太镇，接着就是小余太镇。当地传说：昔日杨门女将余太君挂帅西征到过这里，后人就把这片川地叫做余太川，川西为大余太，川东为小余太。传说自然不是史实，倒是老百姓的记忆很有意思：他们记不住秦始皇，记不住蒙恬，却把一个虚构的女英雄安在了这里。

出大余太镇，往东北到小余太镇，路就开始难走了。今夏雨水多，山洪从沟里下来，部分路面被冲得七零八落。过了增隆昌村，乡村道路拐进一处沟口，前方便是小余太秦长城。

这段长城东接固阳秦长城，向西过乌拉特中旗，直入乌拉特后旗。据文物部门资料，仅小余太镇境内就绵延79公里，其中广申隆一带约6公里的核心区段保存最为完好。

小余太秦长城几乎全用石头砌筑。石块大小不一，层层叠叠，没有灰浆，全为干垒。远看是一道灰黑色的脊线，贴着山势起伏，一直走到视线的尽头。近看才发现，每块石头的棱角都被时间打磨过了，表面蒙着一层黑褐色的氧化物，地衣枯死之后嵌进石缝，成了石头的一部分。

长城沿山脊走向布设，体现出《史记》所载“因地形，用制险塞”的构筑理念。墙体外临草原一侧地势陡峭，内侧向河套方向相对平缓，天然形成易守难攻的格局。墙体横断面为梯形，底宽约4米，顶宽约2米；外侧墙身高近4米，个别段落达到7米；内侧低，不足2米。人马若从墙外仰攻，未到墙根，便已进了守军箭矢的射程。

沿长城内侧的山脊，每隔数百米便有一座烽燧；沿线还分布着障城、戍堡，与墙体、烽燧联成纵深防御网络。增隆昌古城便是这段长城配套的重要塞城遗址，距长城主线约两公里，是当年戍卒屯驻、粮草囤积之所。

20世纪90年代，著名古建筑专家、长城学家罗哲文先生考察这段长城后评价：可以确认这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修筑的，而且是我国现存秦代长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。2006年，这段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0年，广申隆段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，纳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保护体系。


长城保护界碑


石材表面早已氧化


长城外侧高度约4米

2 赵筑秦修雄障阴山

考古调查证实，这段长城的雏形是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修筑的赵北长城。公元前300年前后，赵武灵王北破林胡、楼烦，拓土阴山，为守护新开辟的云中、九原之地，沿马鬃山山脊修筑边墙，这便是小余太长城最早的基底。赵国凭借长城，稳定阴山南麓，与北方游牧部族对峙，也开启了中原政权在阴山一线系统性经营边塞的历史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天下归一。彼时北方匈奴部族南下，占据河南地，对秦王朝北部边境形成巨大威胁。秦始皇三十二年（公元前215年），命将军蒙恬30万大军北逐匈奴，收复河南之地；次年，蒙恬渡河北进，取高阙、阳山、北假，依托战国秦、赵、燕旧长城，修缮、连通、扩建，构筑起万里长城。小余太一带原有赵长城，蒙恬率军在此基础上加高、加宽墙体，补筑烽燧、障城，将其整合进秦万里长城宏大体系中，这便是今日所见小余太秦长城的成型过程。

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载：“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，收河南。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，至辽东，延袤万余里。”这段记载，也是小余太秦长城赖以立说的史料源头。数十万戍卒、役夫奔赴阴山荒原，在高寒贫瘠的山地采石垒墙。没有砖瓦窑场，没有便捷运输，所有石料就地开采，人力搬运上山，一块一块叠砌成绵延山梁的长垣。工程之浩大、劳作之艰辛，今人站在山脊之上，依然能够体会。

秦筑长城，首要功能是军事防御。阴山是漠北草原通往河套平原的门户，一旦越过阴山，便是富饶的河套，向南可直抵关中。小余太长城扼守山间通道，墙体与独立烽燧、障城联动，形成一套完整预警防御系统。草原部族骑兵来犯，前沿烽燧即刻举火放烟，警报沿长城烽燧线快速传递，屯驻在增隆昌这类障城的守军可以迅速集结，依托山险和墙体阻击。当然，秦长城的其它地段也是边境管控体系，而非一堵石墙：阻挡大规模骑兵突袭，限制小股部族随意南下，保障农业地区的生产、生活。

当然，长城的功能远不止战争防御。秦王朝收复河南地之后，大量中原移民迁居河套，开垦土地，发展农耕。长城为移民屯垦提供安全保障，推动农耕文明向北拓展。长城脚下，农耕与游牧两种生计，在冲突的缝隙里仍有互通有无的往来：粮食、布帛、手工器物与草原的皮毛、牲畜，各有各的用处。长城是边防，也渐渐成了边市的依托，划定秩序，保障往来。

秦祚短暂，秦亡之后，长城一度弃守，匈奴复占河南地。直至汉武帝时代，汉王朝再度经略北疆：卫青数度出塞，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，复置朔方郡；霍去病转战河西，断匈奴右臂。汉朝重新控制阴山，沿用小余太秦长城，对墙体、烽燧、障城加以加固修缮，增派驻军。这条石垣，跨越秦、西汉两代持续发挥作用，故而学界常称其为小余太秦汉长城。

3 见证冲突更见证融合

在漫长岁月里，长城的功能随时代流转。和平年代，烽烟沉寂，长城沿线成为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。北方部族沿着山谷通道往来迁徙，文化、习俗彼此浸染。所谓“长城”，在战火来临时是屏障，在安宁岁月里则成为各民族交流融汇的地理纽带。这正是长城最珍贵的历史内涵：它见证冲突，更见证融合；它分隔疆界，更连通文明。

战国晚期，赵武灵王锐意变革，打破中原传统服饰与作战模式，学习草原骑兵战术、修筑长城，成为中原主动吸收游牧文明长处的典范。蒙恬主持北部边防建设，威震匈奴，“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”。

汉武帝时代，卫青多次率军出击，收复河南地，复置朔方郡。李广等名将常年驻守北疆，与匈奴周旋。汉宣帝时期，北疆迎来长久和平。呼韩邪单于南下归附汉朝，入朝觐见汉宣帝，请求留居光禄塞下，为汉守边。之后，王昭君出塞，远嫁呼韩邪单于。自此数十年，阴山南北烽烟不起，边境安宁。长城不再是杀伐前线，草原与中原和平往来，商贸通畅。小余太的石墙，静静见证了这一段民族和睦的岁月。

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写阴山长城时用了“沿溪亘岭，东西无极”，精准描摹出阴山长城连绵不尽的壮阔样貌。这是关于阴山长城最形象的记载之一。魏晋之后，鲜卑、突厥等部族先后在阴山南北活动，长城旧垣依然矗立，成为历代人群共同的历史记忆，民间甚至还把余太君附会到了这里。

2026年10月，我们站在马鬃山山脊，风掠过石砌长墙，也掠过仅有的几个游客。两千年的往来与故事都压在石头里——小余太长城的主线始终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互动：战争是短暂的，交流、迁徙、融合才是北疆历史长久的主题。

文/图 霜枫酒红


长城沿着山脊蜿蜒

编辑部地址：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邮政编码：037010
承印：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：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：0352-5105678 发行热线：0352-2503915
自办发行
单月订价：21.5元